

好消息

家幽默

□余士明

每年农历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最后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可是,农历有月大月小之分,有的年份有八月三十,有的年份却没有。我经常跟妻子开玩笑说,没有八月三十,你的生日礼物就免了吧!贤惠的妻子总是笑笑说,礼物无所谓,祝福总该有吧,我点头说OK。

今年八月有三十这一天,当天中午十二点,我从工地打工回到宿舍后就给留守在家的妻子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听她接电话和说话的声音,我知道她心情很好,她在感谢我的同时,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问她是啥好消息,妻子高兴地说:“今天早上,你妈妈割了一大块肉来家里,说是给我过生日,你妈妈真细心,心肠真好!”“啊,这是什么好消息?割块肉要多少钱?”“不是要多少钱的问题,是那份心意。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替我谢谢你妈呀!”“不用谢,你也是好媳妇,你给妈妈买了那么多东西,我应该谢谢你呢!”

其实,这个好消息是我一手炮制出来的:头天晚上下班,我特意给在老家的妈妈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妈,明天是她儿媳的生日,请她代我割块肉给她过生日,过年回去我再给她钱。妈妈说:“割块肉才多少钱呀,媳妇每月给俺买不少东西,花了不少钱,这钱我出。”

妈妈年轻时劳累过度,如今,糖尿病、高血压、甲亢等多病缠身,妻子每隔半个月就骑电动车到十五公里外的大超市买那种专供糖尿病人吃的面粉和馒头。妈妈常夸



媳妇好,“不是闺女胜似闺女”。另外,我每次回家时,也会给丈母娘买东西。我明白,作为男人,在婆媳关系上,处理得好,会左右逢源。处理得不好,就会“老鼠掉进风箱

里,两头受气”。男人要做妈妈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就必须平衡用力,两面都好。

会哄女人开心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纪实连载

老洋人张庆

(10)

■文/潘运明

被逼无奈重拉杆

张庆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杜占元公报私仇,有意给他穿小鞋,因而紧闭双眼,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承受着心灵和肉体的鞭笞。脊背上的衣服很快就成了破布,血印子由一条条变成一块块,鲜血顺着脊梁、胸口向下流淌,渗入黑色的土地里。

徐铁头知道这时节的磨难和隐忍未必就是坏事,张庆那倔强的性格早晚要吃大亏,但这难于收场,他急得六神无主,哭丧着脸奔来奔去,又是求杜队官,又是求弟兄们,语无伦次地哀求着:“大家都在一起共事儿,看在我徐铁头的面子上,手下留点情吧……”廷献,你就承认是你偷了不就得了……”

张庆死死地闭着眼睛,由于疼痛,咬着牙的脸上,骨棱清晰可见,直到昏死过去。

当晚,张庆从树上放下来,已经奄奄一息。徐铁头在镇子里请来郎中,将张庆背到队部附近一家农户的柴房里,郎中将伤口清洗后敷了草药,中间更换几次,直到半个月后,伤势才大有好转。

这天晚上,队员们大多到戏院去看戏去了,徐铁头和宝丰、鲁山的九位同乡弟兄来到张庆养伤的柴房,不知谁搬来一坛老酒,带了几个下酒菜,大家围坐在张庆的草铺边,用黑碗倒了几碗酒,一边聊着,一边饮酒,大家对张庆挨打这件事愤愤不平,酒至半酣,十多个汉子你一句我一句,对当下世道评头论足。

“现在官府太黑了,赃官越来越多,谁能为咱小民撑腰做主?小小的马队队官都胆大包天,欺上瞒下,官逼民反,这世道早晚要大乱。”

“听说咱宝丰、鲁山一带又拉起不少杆子,好多人仍是当年白大哥的旧部,咱们在这里拼命为官家剿匪,活最重,饷银低,还得看人家眼色行事,这种窝囊气算是受够了,咱这十几号人有枪有马,不如拉回去,自成一杆蹚他娘的,出出胸中这口恶气。”

下期关注:加入宏威军

·小说连载

实习生

(20)

■文/蓝小汐

领导布置的任务,只能接不能推

你见过穿着高跟鞋骑马的吗?周格格见过。

爱丽丝女士带了那么多行李,唯独没有带一双适合旅行的鞋子。在玉龙雪山的脚下,为了拍照,她选择了骑马上山的方式。结果马还没走出十步,她就吃不消了,强烈要求打道回府,周格格只好万分遗憾地跟着下马,扶着她驱车回酒店歇息。

一直歇息到晚上,爱丽丝的精神开始焕发,她梳妆打扮准备去泡吧。

丽江古城的酒吧很多,她们随便找了一间,这是一家清吧,驻唱歌手吟唱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小周,你真应该打扮打扮,化化妆,丽江是个艳遇的好地方呢。”爱丽丝挽了挽头发。

周格格笑笑,没说话,心里暗想,我帮你拖那么多行李就累半死,哪有闲工夫化妆啊。

爱丽丝见周格格笑而不语,自认为猜中了她的心思,勾了勾手指,诡异地说,“如果遇上合眼缘的帅哥,你就再开间房间哦,没关系,我这个人很开通的。到时候统一开发票,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周格格哭笑不得,连连摆手:“哈哈哈哈哈,我怕得艾滋。”

“用套啊,傻瓜!”爱丽丝推了一把周格格,突然放声大笑,笑声在清静的小酒吧里回荡,让人不寒而栗。

周格格真的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爱丽丝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感觉杜蕾斯的最棒,你觉得呢?”

待到晚上十点多,爱丽丝喝了一打威士忌,醉了,嚷着让伙计上洋酒。周格格既担心这位大姐喝多了发酒疯,又怕洋酒太贵钱不够,所以把伙计支走了。

爱丽丝有点发火了:“有你们这么小气的公司吗?我们老周在位的时候帮了陈建多少忙啊?当时那小子见了我跟孙子似的!哦,如今看老周退下来了,没权没势了,就开始过河拆桥了!”

周格格不知如何应对,只能陪着笑,代表公司向她赔不是,结果越赔越不是,爱丽丝借着酒劲儿开始发飙:“当年哭着喊着要送我去欧洲旅游,现在呢,拉个小实习生陪我来丽江,当我捡破烂的?老娘有的是钱,服务员,给每桌都上瓶黑方,我请客!”

周格格又是哄又是劝又是安慰又是道歉,连拉带扶将这位大姐送回酒店,终于松了一口气。爱丽丝一路闭着眼睛猛地睁开了,“小周,明天咱们早点回来,我们两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自从被猛K了一通之后,宋暖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她问自己:你除了会读书会考试还会什么?

郝敏本来就不高兴带新人,宋暖如此不得力,郝敏更不乐意让她办事。徒弟做错了师傅得重来,还要费口舌,何苦来哉?更何况自古以来都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如今工作这么难找,谁都怕被人抢了饭碗。

每个人命中都有那么几个贵人,也许汪思远就是宋暖的贵人之一。当她再次陷入冷板凳危机的时候,汪思远把她给揪了出来。

每年各个客户集中采购之前,销售部都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客户答谢会,其实就是把客户们集结起来吃喝玩乐加抽奖地腐败一通。今年的答谢会交由郝敏牵头筹备,郝敏向汪思远诉苦,意思是一个人没法搞,事情巨烦巨多,汪思远一指宋暖:“喏,不是你配助手了嘛!”

诉苦归诉苦,毕竟是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只能接不能推。向领导抱怨就如同是二奶撒娇,要适可而止,让领导知道你的辛苦便足够了,否则你爱干不干!

郝敏苦着脸接下了任务,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宋暖打电话找场地,宗旨就是:要大要豪华要气派还要……便宜!预算有限,能省则省,一个会帮公司省钱的员工,向来是受老板喜欢的,多贴心哪!

下期刊登小说连载《曾少年》,敬请关注。